



土地，禾苗，亘古的记忆。一张饭桌，一组家庭，一处故乡，一个国家，一种凝聚力。

那个时候，聂远还不是《延禧攻略》里忙着和魏璎珞调情的弘历），前所未有的地深刻感知到：清廷之存亡，紧紧系乎国粮也。

该剧“筷子浮起、人头落地”的第一场大戏，堪称惨烈：雍正刚驾崩不久，主角刘统勋来到粥厂，见灾民困苦而粮仓不支，粥厂里发的粥宛如清水。刘拿出筷子扔入粥汤，果不其然，筷子浮在了水面，插入稠粥变幻想。他喊出乾隆朝第一个“斩”字，要杀了相关负责官员沈石。殊不知沈的老母亦在灾民之中，沈并非有意克扣粮食——粮食真的全没了。最极端的一幕是，临刑前，甘愿被砍头的孝子咬下胳膊上的一块肉，想给老母吃上几口；而沈母刚烈异常，竟拿起筷子戳进喉咙自杀，与儿共死……

苏童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米》，也有朦胧相通的压抑、残酷之感。主人公五龙随拉米的板车来到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米店，又在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死去。五龙嚼着家乡枫杨树出产的一把生米，慢慢地进入城市。他谁也不信，谁也不爱，在异地他乡，惟余稻米的气味让他觉着亲、觉着暖。他的心灵仇视着城市的生活，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、接近，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，他并非被女人陷害，他是被一种生活一种梦想害了。故事的结尾，五龙看到自己“漂浮在水波之上，渐渐远去，就像一株稻穗”。

从上世纪70年代《薪传》的徒手“插秧”，到90年代《流浪者之歌》的真米登场，来自台湾的舞者林怀民的表达方式就

林怀民创作的《稻禾》。舞者表示，割稻子时的身体律动和舞蹈非常相似，就像在进行特别的舞蹈训练。



比较温和了。稻作文化情结萦身，他在云门舞集的四十年，还特别创作了《稻禾》。烈日下布秧，除草，踩水车；收割后，稻谷铺满厝前埕仔——农友终年忙碌，此景此情，轻易挑动了在稻田中长大的林怀民，他想，这一次，“可不可以就讲阳光、泥土、风和水、花粉和谷实，以及稻米的生命轮回？收割之后，延火烧田。春天到临，犁翻焦土，重新灌水，薄薄的水上倒映舒卷的云影。稻田四季如此，人生如是。……社会苦闷的时节，我希望能把池上的明亮美好，通过舞蹈带给观众”。

土地，禾苗，亘古的记忆。一张饭桌，一组家庭，一处故乡，一个国家，一种凝聚力。就基本的生产方式而言，稻作农业要求明确的田块和田埂，还必须有灌排设施，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更加精心的管理。因此，从事稻作农业的人们，比种旱地的农人更倾向于稳定，也易于养成细致、考究的素质，有利于某些技巧较高的手工业的发展。人们为种植稻谷而开垦荒地、修建和维护梯田，或是为防止水土流失、滑坡和洪水而调整作物种植安排，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作，也考验着农人与农人、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相互配合。如是循环往复，一天天地，一样的劳作，一样的米香，一样的收获，让活跃在稻田里的，与崇尚着稻田的，取得身份认同，成为了“同稻中人”。

电影《大鸿米店》根据苏童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米》改编。



1万多年前，中国人开始吟唱一曲沃土禾歌；

乐章不断续写，文明不断发展。如今，西南地区的宴席上，出现东北地区产的优质“稻花香”品种，稀松寻常。如今，中国人的饭碗，已经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感谢稻米，它托举我们仰望浩瀚星空，又让我们与脚下茫茫大地始终保持最亲密的联系。

稻可道。☑